



古譜古樂現代編曲

香港天籟敦煌樂團京津演繹「萬籟有聲」

來自香港的音樂之聲乘風而行，在天津大地上演一場跨越古今、融會中西、聯繫文化的視聽盛宴。香港天籟敦煌樂團帶來的「《敦煌與故宮對話：飛越文化二千年》——萬籟有聲：天籟·地籟·人籟音樂會」四月首登京津，日前在北京天橋藝術中心上演。香港青年演奏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演繹令在座觀眾讚嘆不已。

大公報記者 馬靜(文、圖)

音樂會主題「天籟·地籟·人籟」靈感源於莊子的《齊物論》，曲目包括《大唐禮讚》《供花手》《陽關三疊》《故宮》《青花十二月》《水鼓子》《長沙女引》《莫高精神》《謝謝你的時間》。這些曲目用音樂連接具有1600年歷史的敦煌洞窟和六百年風華的北京故宮，通過音樂、文物和藝術敘述千百年來「天、地、人」之間的關係。

在「天籟」篇中，樂團以敦煌經變畫、壁畫和中國唐代古曲為素材和靈感，運用現代編曲手法進行潤色演繹，描繪出唐代宮廷和佛界的莊嚴和神聖；在「地籟」篇中，樂團以獨特的視角，用音樂演繹了故宮和大自然的四季變遷；在「人籟」篇中，樂團大膽運用西方巴洛克時期音樂的表現手法演繹敦煌古譜。

均由年輕作曲家創作

音樂會曲目均由香港天籟敦煌樂團的兩位年輕駐團作曲家甘聖希和朱啟揚創作。他們用現代編曲手法重新演繹古曲，與中華傳統文化碰撞出新的火花。其創作靈感來自敦煌洞窟內的各類經變圖與佛



塑像，以及故宮各項文物、建築及其背後精彩故事。部分樂曲內容取材自敦煌藏經洞發現的25首古譜，並由多件仿古樂器演奏。音樂會還採用動畫和視覺元素，讓觀眾彷彿身臨其境，感受到敦煌與故宮文化的魅力。

香港天籟敦煌樂團藝術總監暨駐團作曲甘聖希對記者表示，音樂在一百個人心中就有一百種不同的看法和感受，希望觀眾聽出不同的味道和意境。所

謂「籟」就是投射、物我兩忘的專注和投入，這是樂團的初衷，也希望樂團的音樂帶給大家「萬籟有聲」的體驗。

香港天籟敦煌樂團創辦人暨榮譽團長紀文鳳表示，這是一場演繹千年民族文化的音樂會，揭開了絲路音樂的神秘面紗，將古譜古樂用現代的方式呈現給觀眾，更展現了香港與絲綢之路文化的中西交融。未來樂團將會繼續用音樂說好「天籟」敦煌、「地



▲音樂會演出現場。



▲樂團部分成員合影。

籟」故宮和「人籟」人的故事，延續敦煌與香港如此特別的緣分，並以傳承、守護及創新的精神，激發更多香港的年輕人加入到「文化守護者」的行列。

香港青年演奏家的精彩表演獲得現場觀眾好評，北京市民肖先生帶著正在學琵琶的女兒一起觀看演出，他表示，沒想到香港青年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領會如此之深，在演繹中還融入全新的現代曲意。

演出資訊

格魯吉亞國家舞蹈團

日期 5月31日、6月1日

地點 沙田大會堂演奏廳

▶格魯吉亞國家舞蹈團過往演出劇照。



格魯吉亞國家舞蹈團5月重臨香江

【大公報訊】睽違9年，享譽全球的格魯吉亞國家舞蹈團再次應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之邀，於5月31日及6月1日（星期五及六）在沙田大會堂演出。舞者們將披上瑰麗的傳統民族舞衣，以糅合傳統與當代元素的超卓舞蹈技藝，展示格魯吉亞的風土人情和深厚的文化底蘊。

格魯吉亞舞蹈饒富特色，男舞者以足尖彈跳、快速旋轉、蹲跳和踢踏等高難度

動作為主，靈巧且熱情奔放，正好與女舞者柔美而典雅的舞蹈形成鮮明對比，腳下曼妙的滑步配合手部優雅動作，令整個演出剛柔並濟。是次表演的編舞糅合傳統格魯吉亞舞蹈和現代舞蹈元素，既有舞者之間的比拼，亦有整齊多變的舞陣，加上舞台燈光效果、絢麗的服飾和民族音樂，以期讓觀眾感受格魯吉亞民族的激情與魅力、傳統與創新。

故事未完 下回分解

——觀毛俊輝新粵劇《平貴，我在等你》

穆欣欣

去年網上流行的「梗兒」——王寶釧挖野菜，謎底是「戀愛腦」。「梗兒」不知所起，卻使原本久遠的薛平貴與王寶釧的故事再度流傳。據說得力於同題材電視劇，還有一首介乎京歌和流行歌的曲目《武家坡》也在傳唱。

薛平貴和王寶釧的故事，是不少劇種的經典劇目，以京劇《紅鬃烈馬》最為流傳。曾幾何時，大街上販夫走卒皆能開口：「一馬離了西涼界」，不管特定戲劇情境裏的薛平貴是什麼心境，反正唱腔好聽、唱着過癮，和大家不喜歡薛平貴（以張愛玲為最）無關。顯然，《紅鬃烈馬》是男人寫的戲，薛平貴是鳳凰男，飛上枝頭為王，同時擁有王寶釧和代戰公主，享盡齊人之福，這是男性的理想世界。至於王寶釧的十八年，只能是等待。她身穿青素褶子，青為黑，是戲曲「青衣」的樣子，代表著中國傳統女性形象。

針對年輕觀眾群體

儘管過去一段時間，有些中國青年不知道薛平貴與王寶釧的故事，但它卻是外國人知道的僅有的幾個中國故事之一。有「中國莎士比亞」之稱的熊式一改編的英語戲劇《王寶川》（《The lady precious stream》），1934年11月28日在倫敦小劇院首演。這一齣四幕喜劇，沒有舞台布景，也沒有道具，演員穿着中式刺繡服裝，按照中國戲曲傳統上下場。該劇導演Nancy Price，也是倫敦小劇院的經理，在劇中扮演報告人，向觀眾介紹和解釋劇情。《王寶川》在倫敦演出，風頭一時兩無，倫敦街頭處處可見劇目廣告和熊式一的照片。據說英國王室幾乎所有成員都去看了這齣戲，瑪麗皇后（Queen Mary）尤為青睞，前後一共觀賞了八次，間中還會特意穿上中式刺繡外衣去觀劇。1936年《王寶川》登上紐約百老匯舞台，熊式一成為百老匯舞台上第一位中國導演。劇中報告人是熊式一特別設計的角色，介紹場景、人物，解釋劇情，或講解中國戲劇及表演的基礎知識。

然而，此文並非要說熊式一。近日赴港看香港毛俊輝導演創編的《平貴，我

在等你》，屬同類題材的新粵劇，以一折傳統的《別宮》，對接故事新演《回窰》，形成作品的主要結構。焦點放在離家十八年的薛平貴歸來，如何面對王寶釧、兩人如何重拾情緣，從故事原型及既定情景出發的全新演繹。人稱毛SIR的毛俊輝，青年時期在美國求學，畢業後同樣有登上百老匯舞台的經歷；熊式一在1950年代來香港，在港居住近三十年，持續進行導演、創作、編劇、翻譯工作。因為上述種種，我將兩人相提並論。

毛SIR版《平貴，我在等你》一開場，就提到了熊式一。劇中有一男一女兩個青年「說書人」角色。當年，熊式一的《王寶川》，由導演在劇中扮演報告人向觀眾介紹劇情和中國戲劇。毛SIR在劇中創設了兩位說書人，向今天的年輕觀眾介紹粵劇的表演，以及薛平貴和王寶釧這個古老的中國故事。這是《平貴，我在等你》一劇的精準定位，針對年輕觀眾群體，傳播粵劇文化，連演劇的時長一百分鐘，相信都是針對現代觀眾的觀演習慣而考慮。兩個說書人貌似無關的串場，其實舉足輕重。說書人的每一句台詞，都是精心設計、精準傳播，包括最早用「官話」演唱粵劇的信息，如果再補上一句粵劇演唱從何時起不用官話的歷史，信息則更完整。還有兩人的小小爭辯：故事到底是「薛平貴和王寶釧」、還是「王寶釧和薛平貴」，加入了當代視角。男女主次序的先後，決定了故事的視角。變化視角的故事新講，是毛SIR在追求對接傳統的當代表達。

《平貴，我在等你》是「賽馬會毛俊輝劇藝研創計劃」，以「粵劇經典再造·再造傳統新姿」，

以傳統為基礎，在此基礎上創造、創新。同時毛SIR也擔任港澳非物質文化遺產發展研究會召集人。粵劇是粵港澳三地聯合申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這部作品裏，毛SIR為藝術創作者起了很好的示範作用，那就是當代的創造和創新，借力物質化的科技手段並非唯一出路，作品也沒有當下的所謂「沉浸式」觀劇標籤。

觀眾投票決定結局

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戲曲，舞台上的「物質」越少，「非物質」的東西便會越多。這是崑曲演員柯軍說過的。《平貴，我在等你》的舞台，是一桌兩椅的戲曲舞台，明快、簡潔，更多的空間，讓位於演員和角色，聚焦於一招一式都有講究的戲曲表演。《別宮》點到即止地展示了粵劇排場，劇情上對男女主的情感作了鋪墊，讓愛情歸位。

轉場之後，是十八年後薛平貴歸來（《回窰》）。王寶釧遙寄訴說寒窗思念之苦的血書，被西涼代戰公主私藏，直至代戰病危之際，才向薛平貴交出血書。此番歸來，是接王寶釧一同前往西涼。此處一改傳統戲路，離家十八年的薛平貴，沒有一回來就試探妻子的忠貞，兩人見面，少了試探、調笑、遊戲，多了深情與思念的表述，配以燈光變化的渲染，增強了戲劇張力，更容易為今天的觀眾接受。從中國故事新演繹的角度而言，其實毛SIR已經完成了任務。但毛SIR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時代表達，不僅僅囿於此。他的主業是導演，有對於「空間運用」的導演方法，「點」「線」交織，形成活躍其中的內在張力。（編劇江駿傑語）。又由於青年時期求學於美國，醉心於中

國戲曲，加上長期生活在融會東西方文化的香港，這使得毛SIR在跨文化表達上得心應手，於是，我們看到了《平貴，我在等你》中更有趣的一筆，讓觀眾參與其中，最終以觀眾的意見決定劇情走向。

中國傳統戲曲演出，沒有西方戲劇舞台「第四堵牆」的存在。觀眾和演員是無障礙交流，觀眾在觀劇過程中，很清楚哪些掌聲是給演員，哪些是給琴師、哪裏是為劇情而喝彩，台上台下是默契的。上世紀六十年代在歐美出現的「參與性藝術的浪潮」，提出當代藝術突出觀眾與藝術的密切關係，強調實現多樣關係、合作、互動和社會介入。

《平貴，我在等你》也強調觀眾參與。應該說，這是一版未完的作品，在等觀眾的意見。

回到戲裏，當《回窰》演到王寶釧面對薛平貴一同前往西涼的要求，她先猶豫、後拒絕。此時觀眾和她一起思考，十八年的寒窗苦守，她守的是什麼？堅貞不渝的愛情嗎？日復一日沒有變化的生活，對她而言，說苦也真是苦。曾經的相府千金，靠教鄰里孩子讀書識字維生，比傳統戲裏挖野菜要好一點。可一旦改變眼下的生活，去往異域西涼，她擔心的是不習慣。戲，聚焦王寶釧的內心世界，這在骨子老戲是沒有的。就在王寶釧去、留上，戲戛然而止，台側字幕打出「下回分解」。座中有觀眾反應道：「明天還接着演嗎？」劇場大堂設有投票箱，看完戲的觀眾，撕下門票的票根，在三個投票箱中擇其一、定結局：「各奔前程」（平貴）「封官回朝」「比翼雙飛」。

我先不說自己把票根投進了哪個票箱，期待下一版《平貴，我在等你》揭盅。

走出香港屯門大會堂，我們也踏上回家之路。不期然地想到荷馬史詩，《奧德賽》是漫長而曲折的旅程。故事裏的奧德修斯在歸途中漂泊多年，最終回家。因早得知向妻子求婚的人眾多，回家的他裝作乞丐，以試妻子忠誠，只有家中老狗嗅出他的氣味。最終得證其妻忠誠，團圓收煞。

「回家」，是文藝創作的永恆題材。（文中小題為編者加）



▲粵劇《平貴，我在等你》日前在屯門大會堂演出。